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6 Ma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2年5月25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
2611(2021)号决议附件(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
十三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蒂鲁穆尔蒂(签名)



2022年4月28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611(2021)号决议附件(a)段。在该段中，安全理事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会员国执行本决议第1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如何更好地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我根据第2611(2021)号决议附件向你转递监测组第十三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611(2021)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三次报告

摘要

2021 年，塔利班的春季攻势到该年 8 月初迅速加快，每天都有省会城市落入塔利班的控制，阿富汗部队溃散，美利坚合众国部队撤离，到 8 月 15 日，阿什拉夫·加尼政府已投降，塔利班未经一役，就夺取了对喀布尔的控制权。从那时起到 2022 年 4 月，塔利班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并任命 41 名受联合国制裁的个人担任内阁职位及其事实行政当局的其他高级职位。比起能力，他们更看重忠诚和资历，其决策缺乏透明度和连贯性。

在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¹ 的控制下，塔利班各派别都在施展手腕，以求获得优势，其中哈卡尼网络最为成功且最具影响力。塔利班默认偏袒普什图人，疏远了阿富汗的少数民族群，并可能让塔利班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成员感到失望。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基地组织庆贺塔利班取得成功，并再次承诺效忠海巴图拉。会员国迄今开展的评估表明，基地组织在塔利班统治下享有安全庇护所，并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度。自 8 月以来，艾曼·扎瓦希里更频繁地发布录制信息，目前有证据表明他直到 2022 年 2 月仍然在世。

塔利班既已统治阿富汗，其财政与国家财政相互重合，尽管目前处于经济危机期间。国际社会已将支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列为优先要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援助被挪用于受制裁的塔利班成员。塔利班此前曾在资助其叛乱活动时从毒品收入中大量获益。他们表示致力于遏制阿片剂和甲基苯丙胺贸易，但这方面的证据尚不明朗。必须监测海巴图拉 4 月 3 日发布的毒品禁令是否得到执行。

8 月 15 日之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集中力量攻击塔利班，但其活动在 2021 年末未有所减少，有可能是因为冬季的天气。尚不清楚天气变暖是否预示着新的交战季即将开始。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领导人绍纳拉赫·贾法里仍然在世并控制着该团体；该团体拥有财政资源，监狱释放的囚犯和新招募的成员则使其人数进一步增加。无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和基地组织的意图如何，也无论塔利班是否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据信这两个团体最早在 2023 年前都没有能力发动国际袭击。然而，阿富汗领土上存在这两个团体以及许多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和作战人员，都让邻近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¹ 监测组以往报告中使用的另一种拼法是 Haibatullah。

目录

	页次
一. 概述与近期事件年表	5
二. 塔利班现状	6
A. 塔利班领导层	6
B. 对 2022 年战斗的预期	11
C.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	12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毒品活动的联系	14
三. 达伊沙在阿富汗的情况	17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19
五. 制裁执行情况	21
A. 旅行禁令	21
B. 资产冻结	22
C. 军火禁运	22
六. 监测组的工作	22
A. 证据基础	22
B. 促进公开辩论	22
附件	
事实行政当局中受到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的个人	23

一. 概述与近期事件年表

1. 监测组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塔利班已在阿富汗选择军事而非政治解决办法(见 S/2021/486, 第 14 段)。从 5 月 1 日起，塔利班继续发动的春季攻势² 如滚雪球般迅速扩大规模，不断夺取领土。塔利班部队取得的进展给和平谈判蒙上了阴影，塔利班很快便不愿为阿富汗内部对话或持续停火作出让步。

2. 2021 年 4 月，塔利班各省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是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还是军事目标。会上作出决定，避免攻击美利坚合众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部队，而是加强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攻击。对塔利班军事行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哈卡尼网络决定，在 5 月中旬开斋节假期后开始加大攻击力度。

3. 尽管 5 月 2 日移交了堡垒营地³ 并从赫尔曼德省撤出最后一批国际部队，但阿富汗南部的战斗导致塔利班大量人员伤亡。与前三个交战季(2018-2020 年)一样，双方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至 13 日开斋节假期遵守了为期三天的停火。然而，阿富汗国防部在停火之后宣布，阿富汗部队在 20 多个省份遭到塔利班攻击。

4. 从 2021 年初到 4 月底，塔利班仅占领并控制着 3 个县行政中心。5 月前三周，塔利班部队又攻下 4 个县行政中心，使总数达到 9 个。由于塔利班部队开始明确将重点放在交通走廊、关键通信线路和省座城市，到 6 月底，塔利班占领的县行政中心数量达到惊人的 117 个。7 月 14 日，塔利班占领了坎大哈的斯宾布尔夫达克过境点，沦陷的县行政中心数目增至 185 个，此外，塔利班目前还控制着 12 个国际过境点。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当时被攻占的县行政中心中，有超过 60% 与前北部联盟的据点直接相关，这表明塔利班的战略意图主要侧重于北部的权力掮客和军阀。

5. 在占领阿富汗近一半的县后，塔利班将目标转向省会城市，于 8 月 6 日占领了尼姆鲁兹省会扎兰季。其他城市中心接连迅速沦陷。8 月 11 日，昆都士市被占领，喀布尔实际上已被包围。8 月 13 日至 14 日，省会城市坎大哈、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相继沦陷；8 月 15 日，塔利班部队未经一役，就占领了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8 月下旬的谈判和 2021 年 9 月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清除了喀布尔及潘杰希尔、巴格兰和塔哈尔省的小块抵抗区。

6. 塔利班在快速推进之前采取了一项外联战略，由部落长老和宗教领袖以及哈卡尼网络(TAe.012)的主要成员(包括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奥马里(TAi.042)和阿纳斯·哈卡尼⁴)联络政治领导人和阿富汗部队的指挥官，促使他们在没有暴力对抗的情况下投降。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称，这一策略在高达 70% 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只有少数省会城市发生了战斗。在美国和国际联军迅速撤离

² 塔利班社交媒体继续使用 2019 年“胜利”春季攻势的标题，因为此后没有宣布发动进一步进攻，推测是由于该团体希望至少在公开场合表明其坚持继续谈判。

³ 后被称为 Shorabak 营地。

⁴ 易卜拉欣和阿纳斯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及此后不久访问了阿富汗政治家和什叶派哈扎拉族长老的住所。

后，塔利班的这些成功努力进一步削弱了阿富汗部队的士气，并削弱了阿富汗部队重新补给和重新部署部队的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阿富汗部队已连续数周、有时甚至连续数月击退塔利班的进攻，但实际上却被消耗战拖垮。

二. 塔利班现状

A. 塔利班领导层

7. 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接管喀布尔以来，塔利班的主要关切是确保其治理地位，在寻求国际承认的同时加强控制，重新与国际金融系统建立联系，并接受援助以应对阿富汗日益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然而，自塔利班掌权以来，有许多因素导致该运动内部出现紧张关系，人们因此认为，塔利班的治理混乱无序，倾向于推翻政策和违背承诺。主要困境在于，一个意识形态僵化的运动如何与过去 20 年来不断发展演变的社会打交道。更多压力则涉及权力、资源以及地区和族裔分歧。尽管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塔利班运动目前仍基本保持团结统一。

8. 自 8 月 15 日以来，塔利班作出了一系列任命；对此开展的评估表明，目前有 41 名受联合国制裁的塔利班人员在新的事实行政当局中的事实内阁和高级职位任职。⁵ 塔利班的行为几乎没有明显变化，许多会员国注意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 2001 年被推翻的那个塔利班运动。最高层的事实部长和副部长职位被指派给了塔利班“元老”。这意味着，部长职位的分派更多基于对塔利班事业的忠诚度和服务年限，而非基于才干。由于在任命高级职位时忽视了许多中层指挥官，那些被认为具备能力但缺乏威信的塔利班成员与具有威信但能力不足的塔利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

9. 尽管喀布尔前不久才沦陷，但一些对话者预计，新政权执政的头两年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混乱和动荡。他们建议将首轮任命视为与塔利班获胜有关的奖励，许多被授予高层职位的人员注定不会长期任职。此外，许多被任命的人员都已上了年纪，不太可能保持健康并长期任职。

10. 会员国强调指出，一些事态发展表明塔利班倾向于推翻政策，并违背上台前作出的承诺。一个例子是女童教育问题，另一个例子是禁止外国媒体频道。⁶ 同样，塔利班承诺组建包容性政府，但却顶住了实施任何权力分享制度的压力。因此，塔利班和普什图人仍在事实行政当局中占绝对优势。这一结构中，在阿富汗政府各部委上叠加了由总理和副总理(被称为“总理”，而非 1964 年宪法中惯用的“首相”)领导的内阁，他们向穆民的埃米尔汇报工作，一群神职人员也向后者提供建议。阿富汗司法系统已被解散，律师协会并入了由塔利班控制的司法部。

11. 塔利班发出的信息往往互相矛盾。塔利班声称已完全控制阿富汗，但又坚持认为不能在社会问题上做出让步，否则就会显得不够“伊斯兰”，并招来伊拉克和

⁵ 事实行政当局中受制裁个人的名单见附件。

⁶ 3 月 28 日，塔利班当局在撤回关于重新开放女子中学的决定几天之后，又发布了广播禁令，禁止当地媒体播放国际媒体的节目。

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的挑战。同时,事实当局的组成明显偏向普什图人,而对塔利班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成员待遇不佳,有可能引起这些群体叛变。

12. 塔利班意识到,他们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为此经常声称他们已实现人权,承诺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庇护所,并称已履行2020年2月与美国签订的协议条款下的义务。国际社会施压要求塔利班明确其交付成果,并对不遵守协议的行为进行处罚,但塔利班似乎没有感受到此种压力。

13. 塔利班似乎也对他们控制国家的能力以及“等待”国际社会最终承认其政府充满信心。塔利班评估认为,即使他们没有作出重大让步,国际社会最终也会承认其为阿富汗政府,特别是在没有流亡政府或国内重大抵抗力量的情况下。

14. 据评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未列名)居住在坎大哈。外界接触塔利班领导人的机会有限,据报道,海巴图拉本人不太愿意与塔利班其他领导人进行商议,可他过去曾与这些领导人定期磋商。仍与他保持联系的人员包括雅各布毛拉、西拉杰丁·哈卡尼(TAi.144)和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毛拉(TAi.024),据说他愈加专横,对异议不屑一顾。

15. 一些对话者注意到,海巴图拉在效仿其前任奥马尔毛拉和曼苏尔毛拉,遵循塔利班穆民的埃米尔这一常见模式。这两位毛拉最初都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但逐渐不愿与人协商,转而采取愈加独裁的做法。就奥马尔毛拉而言,这一转变经历了两到三年时间。海巴图拉则在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后的几个月内就出现了这种转变。海巴图拉在关键治理问题上的独裁做法(如最近发表关于女童教育的声明)仍然十分明显。塔利班的部长和副部长有权就争议较少的问题作出决断。

16. 据报道,为隐匿海巴图拉的位置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尽量减少使用手机、限制与他人的接触、主要通过远程信使以及手写信息与领导人进行双向联系。海巴图拉宣布在坎大哈参加活动,如任命该市的新市长;此举吸取了奥马尔毛拉去世的教训:奥马尔去世的消息在两年后才被公开,在塔利班运动中引起了广泛异议。因此,可将海巴图拉的公开活动看作他仍然在世的证据,表明他在联络塔利班其他派别,以免引发问题而加重领导层面临的压力。⁷促使海巴图拉露面的原因可能是,事实当局的国防部副部长阿卜杜勒·加尧姆·扎基尔毛拉(未列名)曾公开质疑,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已经两年未曾见到海巴图拉。

17. 海巴图拉脱离塔利班其他成员的情况存在一个例外:3月22日至24日在坎大哈蒙迪加克宫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支尔格会议。据报道,约180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前往坎大哈与领导人进行商议,据说讨论主要侧重于内部分歧。这次会议揭示出该运动内部存在一些分歧,就关键政策决定开展的磋商以海巴图拉支持禁止女童

⁷ 3月31日,塔利班宣布,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访问了坎大哈空军旅,并会见南区空军旅指挥官(见<https://alemarahenglish.af/?p=51147>)法塔胡拉·曼苏尔毛拉韦,他是海巴图拉前任穆民的埃米尔、塔利班运动伊沙克扎伊派别已故领袖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沙阿·穆罕默德(TAi.011,已故)的儿子。

受教育的决定而告终。会议暴露了坎大哈派与哈卡尼派之间、坎大哈派与事实内阁之间，以及军队与乌里玛之间的对抗。没有塔吉克或乌兹别克族代表出席，阿米尔·汗·莫塔基(TAi.026)、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TAi.027)、阿卜杜勒·卡比尔·穆罕默德·贾恩(TAi.003)和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TAi.147)等关键人物都不在场。还有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坎大哈派与哈卡尼派之间最初关于事实行政当局组成的内部分歧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18. 塔利班最主要的内部分歧在于温和派与强硬派阵营之间的对立观点。温和派阵营的成员包括：巴拉达尔毛拉、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施塔内克扎伊·帕德沙汗(TAi.067)和谢哈布丁·德拉瓦尔(TAi.113)等塔利班高层，他们认为塔利班必须与外国合作伙伴建立工作关系，并融入国际体系，特别是全球金融体系。温和派集团采取战略，使这种关系在最低限度运作，同时塔利班作出尽可能少的让步。据说强硬派阵营由以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为首的塔利班高层组成，如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TAi.002)和来自坎大哈的其他几名塔利班高层。强硬派阵营采取更偏意识形态的做法，不太重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让步都与过去 20 年来进行圣战的理由相悖，并从根本上违背了其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西拉杰丁·哈卡尼和哈卡尼网络(TAc.012)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这两个阵营，人们认为其立场与强硬派更接近，但他们采取务实做法来保障塔利班的利益。

19. 据评估，塔利班坎大哈派(杜兰尼派)⁸ 在塔利班领导层中处于上风。这一等级体系的形成以牺牲塔利班内其他团体、特别是非普什图人为代价，北部多位关键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塔利班指挥官被南部的普什图人所取代，则凸显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不断有报道称普什图人蓄意开展看似有组织的运动，旨在将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和乌兹别克族社区赶出北部的肥沃农田。

20. 族裔紧张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塔利班乌兹别克族高级指挥官马赫杜姆·穆罕默德·阿利姆·拉巴尼于 1 月 12 日在马扎里沙里夫被捕。下令拘留阿利姆的是塔利班国防部副部长法兹勒·穆罕默德·马兹洛姆毛拉(TAi.023)，阿利姆仍在喀布尔还押候审。塔利班当局还在法里亚布省逮捕了塔利班中职位最高的塔吉克族指挥官卡里·瓦基尔，瓦基尔前往该省是为了就释放阿利姆一事进行谈判。

21. 阿利姆曾任塔利班法里亚布省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被拘留似乎与塔利班派别政治、或阿利姆统帅的塔利班乌兹别克族部队与隶属于哈卡尼的塔利班部队之间过去的冲突有关。2021 年 12 月，被认为属于哈卡尼领导的巴德里 313 营(被评估为塔利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的塔利班作战人员解除了阿利姆手下一大群乌兹别克族作战人员的武装，借口是后者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相互勾结。一些乌兹别克族作战人员后来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部队，并参与了与哈卡尼网络作战人员的冲突、以及与 209 法塔赫军团的塔利班乌兹别克族指挥官卡里·萨

⁸ 杜兰尼派是阿富汗最大的普什图部落联盟，其中包括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所属的努尔扎伊部落。

拉赫丁手下部队的冲突。⁹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 月阿利姆被捕导致塔利班乌兹别克族部队起义，他们解除了塔利班普什图族盟友的武装，并短暂夺取了法里亚布省会梅马内的控制权。塔利班领导层派出部队镇压叛乱，但战斗已导致双方数名塔利班成员死亡。据报道，卡里·瓦基尔被捕促使巴德吉斯省的另一名塔吉克族指挥官努尔·阿加和萨利赫·穆罕默德·帕德尔与塔利班决裂。

22. 在另一起事件中，西拉杰丁·哈卡尼的岳父哈吉·马里·汗被任命为陆军副参谋长，导致陆军参谋长、来自巴达赫尚的塔利班塔吉克族指挥官卡里·法西赫丁¹⁰ 遭到排挤，此举进一步加强了哈卡尼派在国防部的地位。

23. 从这些事件中显而易见，在塔利班的叛乱时期，各方都以将外国部队逐出阿富汗作为令人信服的共同事业，因而更容易保持凝聚力。但在实现这一目标后，由南部塔利班主导的普什图民族主义事业这一塔利班核心身份再次凸显，从而引发了与其他族裔群体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24. 哈卡尼网络在塔利班接管后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了某些关键职能和部委，涵盖内政、情报、护照和移民领域。哈卡尼网络在事实当局中占据了重要的部长职位，包括由西拉杰丁·哈卡尼(TAi.144)出任事实当局的内政部长，以及由哈利勒·艾哈迈德·哈卡尼(TAi.150)¹¹ 出任事实当局的难民事务部长。与这些岗位相关的职责似乎经过精心挑选，因为这些部委的工作涵盖了发放身份证和护照，以及监测出入该国的人员。哈卡尼网络也已成为军事装备最精良的派别，并控制着多个武装编队，包括精锐的巴德里 313 营。目前，哈卡尼网络基本控制了阿富汗的安全事务，包括首都喀布尔的安全。

25. 尽管如此，哈卡尼派还是受到了反击。3 月在坎大哈举行的支尔格会议上，有消息称哈卡尼派曾期望西拉杰丁获准升任副总理。但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当局在没有征求西拉杰丁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在喀布尔挨家挨户搜查，哈卡尼派的指挥官也未能免于搜查，此举被视为对哈卡尼权威的挑战。包括法兹勒·穆罕默德·马兹洛姆(TAi.023)在内的哈卡尼反对者从首都之外调来部队，增援参与搜查的部队。阿富汗护照办公室主任阿拉姆·古尔·哈卡尼毛拉韦的兄弟被塔利班逮捕，使哈卡尼派再次受挫。¹² 在逮捕前的数月，人们纷纷投诉护照收费过高。¹³ 2022 年 4 月 5 日，喀布尔护照办公室重新开放，此前有媒体报道强调指出，这一事件是对腐败行为发出的警告，并向申请人发出指示，告知其护照服务的官方定价。

⁹ 由于过去发生的这些战斗，一些对话者评估认为，同为乌兹别克族的阿利姆与 209 军团指挥官阿尤比之间原本就关系紧张。

¹⁰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表明，法西赫丁也可能涉嫌与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有联系。

¹¹ 哈利勒是哈卡尼网络创始人贾拉勒丁·哈卡尼(TAi.040)的兄弟，因此是西拉杰丁的叔叔。哈利勒历来代表该团体开展筹款活动，并代表基地组织行动行事。见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1988/materials/summaries/individual/khalil-ahmed-haqqani>。

¹² 古尔·哈卡尼被迫从护照办公室辞职。他的兄弟因道德和腐败指控被捕。

¹³ 据报道，哈卡尼派对每本护照收费 800 美元。

26. 不过，哈卡尼网络在获得关键职位后，其与外国恐怖主义团体(其传统盟友)合作的能力有所加强。哈卡尼派掌控了身份证件的发放，一些会员国对此表示关切。尽管哈卡尼网络在国家治理方面融入了塔利班，但仍保留战术自主权，可使用它认为能促进塔利班战略利益及其自身利益、同时可推卸责任的方法。

27. 此外还作出了一项任命，即 8 月底将塔杰·米尔·贾瓦德(未列名)任命为塔利班情报局第一副局长，局长是阿卜杜勒-哈克·瓦西克(TAi.082)，他与巴拉达尔毛拉位于同一阵营。据报道，塔杰·米尔·贾瓦德曾任哈卡尼网络军事部门的高级指挥官，还是哈卡尼派所谓喀布尔攻击网络的成员。在塔利班首次执政期间，他曾任塔利班楠格哈尔省的情报部门负责人，2001 年后，他被美军俘虏，后被释放。据报道，从 2018 年起，他负责监督培训哈姆扎烈士旅的自杀炸弹手，这支塔利班部队主要由哈卡尼网络管理、资助和提供装备。¹⁴ 西拉杰丁最小的弟弟阿纳斯·哈卡尼仍在塔利班多哈办事处工作，据会员国观察，他是塔利班方面最坚定果敢的谈判者。

28. 西拉杰丁·哈卡尼作为哈卡尼网络的领袖和海巴图拉的第一副手，在表面上与第二副手雅各布毛拉达成了合理谅解，特别是在共同反对巴拉达尔毛拉方面。然而，这更多地被视为权宜联盟，而非信仰联盟。雅各布是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TAi.004)之子，立志接替海巴图拉成为塔利班领导人，并得到了西拉杰丁的支持，这似乎是由于后者对巴拉达尔怀有敌意。但在这一关系中，双方有时无法达成和解。据报道，雅各布曾试图阻挠将西拉杰丁的几名下属任命至国防部重要职务，同时试图将自己的忠诚支持者安插进内政部。

29. 监测组曾在以往报告(见 S/2020/415，第 34-35 段；S/2021/486，第 28 段)中强调指出，哈卡尼网络仍被视为与基地组织(QDe.004)联系最密切的组织。该团体仍然是在地方一级协助为基地组织核心成员提供安全庇护和支持的可靠伙伴，包括与所谓的“基地组织遗留部分”保持联系；后者早已与已故的贾拉勒丁·哈卡尼(TAi.040)建立关系，哈卡尼派感激其支持自己和塔利班。

30. 据评估，哈卡尼网络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成员之间除了在地方一级和更低层级可能有联系外，没有其他任何联系。对话者注意到，在 2021 年 8 月塔利班接管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攻击升级后，塔利班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无疑进入了战略对抗状态，因此增进此种联系不符合哈卡尼派的利益。一些会员国承认，塔利班有可能忽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不直接针对塔利班利益的袭击、特别是针对少数族裔的袭击，或从这些袭击中寻求好处。

31. 一个会员国指出，哈卡尼网络通过控制内政部以及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运动)(QDe.132)建立了更多联络点。据报道，西拉杰丁·哈卡尼是事实行政当局中最受依赖的巴塔运动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中间人。哈卡尼的调解并未实现可持续停火，但这进一步表明，西拉杰丁作为调解人，在巴塔运动

¹⁴ 一些对话者称，贾瓦德曾计划暗杀前坎大哈警察局长阿卜杜勒·拉齐克将军。

的普通成员和阿富汗东部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的其他团体中拥有权威，因而在塔利班内部发挥着核心作用。

B. 对 2022 年战斗的预期

32. 塔利班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以及全国抵抗阵线和阿富汗自由阵线中的阿富汗前政府人员，他们都在对塔利班部队开展游击式行动。

33. 事实当局的新国防部由穆罕默德·雅各布·奥马里毛拉(未列名)及其第一副手法兹勒·穆罕默德·马兹洛姆毛拉(TAi.023)领导。尽管已有 7 000 名新兵完成了训练，但人们认为雅各布正在试图建立一支由他直接指挥、规模为 100 000 至 150 000 人的部队，预计国防部和内政部的总人数将达到 300 000 至 350 000 人。鉴于该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这一目标将很难实现。

34. 一个会员国指出，为应对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威胁，塔利班已建立 3 个特种部队营。这些所谓的“红色部队”包括：阿卜杜勒·哈菲兹·哈菲兹¹⁵ 领导的巴德里 313 营，由 600 至 700 名武装作战人员组成；塔杰·米尔·贾瓦德领导的法塔赫部队，据说由 900 至 1 000 名作战人员组成；雅各布毛拉领导的乌马里部队，兵力不详。

35. 为加强专业知识，塔利班试图招募前阿富汗国民军的人员和前政府安全部门的高层人士。另一项招募活动的重点对象是前阿富汗国民军飞行员。据判断，这些努力并不成功，也许是因为塔利班历来将阿富汗国民军飞行员及其家人当作攻击目标。此外，尽管宣布对前阿富汗部队人员予以大赦，但自 8 月以来，塔利班部队涉嫌对数百人进行报复性杀戮和绑架，这使其他人毫无加入昔日敌人的动力。

36. 8 月喀布尔沦陷时，许多飞机离开该国，飞往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免落入塔利班手中。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声称拥有 40 架可使用的飞机。目前认为这些飞机包括：两架经证实可使用的米-17 直升机、两架 UH-60 黑鹰飞机、两架 MD-530 卡尤塞轻型直升机、两架米-24 武装直升机和一架固定翼运输机，上述飞机都曾被观察到在空中飞行。对塔利班而言，这些飞机升空具有宣传价值，但没有什么军事用途。至于为数不多的现役飞机，塔利班不仅缺乏零部件以及训练有素的机械师来维护飞机，而且最重要的是，缺乏飞行员来驾驶飞机。

37. 一些对话者指出，由于 2021 年阿富汗部队溃散，塔利班意外获得了美国的军事装备。预计许多此种武器、车辆和其他设备的寿命有限。国防承包商不会提供备件或维修，塔利班也无法使用其他来源的对应部件。唯一的维修办法将是其他设备上拆用零件。如果塔利班开始在多个战线同时作战，那么现有库存将迅速耗尽。

38. 随着天气转好，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和由前政府安全部门人员组成的抵抗团体分别对塔利班部队采取行动，战斗可能因此升级。由于出现抵抗团体，塔利班对涉嫌支持反塔利班分子的人群采取了激进措施。2022 年 4 月，全国抵抗阵线部队

¹⁵ 此人可能与哈菲兹·阿齐兹·哈卡尼是同一人。

在巴达赫尚、巴格兰、朱兹詹、昆都士、潘杰希尔、塔哈尔和萨曼甘等省加大了行动力度。最近才出现的阿富汗自由阵线也声称对位于巴达赫尚、坎大哈、帕尔旺和萨曼甘的塔利班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塔利班部队可能难以同时招架多场叛乱。

C.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

39. 基地组织仍与塔利班保持着密切关系，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和附属团体(如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阿富汗和该地区的存在凸显了这一点。¹⁶ 基地组织为阿富汗的事态发展感到高兴，它对此已期盼了 20 多年。该组织很快将塔利班的接管描述为基地组织的连带胜利。8 月 31 日，在最后一支美军离开阿富汗的第二天，基地组织赞扬塔利班的顽强精神，并强调指出两个团体之间的历史纽带。基地组织还抓住机会，重申其效忠“信徒的领袖”海巴图拉·阿洪扎达。

40. 基地组织利用塔利班的接管来吸引新成员和资金，并激励基地组织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此前，该团体不得不寻找新的安全庇护所，但据信它仍在阿富汗保持存在。在基地组织看来，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提供了可以继续居留的友好环境。

41. 据报道，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领导的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层仍在阿富汗，更具体而言，他们位于从查布尔省往北到库纳尔、沿着巴基斯坦边境的东部地区。自 2021 年 8 月以来，扎瓦希里已在 8 个视频中露面。最近一次是 2022 年 4 月 5 日由基地组织萨哈布媒体基金会发布的视频，扎瓦希里在该视频中提到，一名印度穆斯林女性在抗议头巾的男子面前奋起反抗，这一事件曾在 2022 年 2 月初引起疯传。该视频是近年来证明扎瓦希里仍然在世的首个确凿证据。近期的传播速度表明，扎瓦希里的领导可能比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前更加卓有成效。

42. 会员国仍然认为，穆罕默德·萨拉哈丁·阿卜杜勒哈利姆·齐丹(别名赛义夫·阿德勒(QDi.001))可能是扎瓦希里的继任者。据评估，赛义夫·阿德勒是一位能干且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能够带领该团体前行。如果他试图前往阿富汗，塔利班知道此举会在国际社会引起争议，因此预计会到最后一刻再对此作出决定。

43. 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在 2021 年夏天塔利班向喀布尔推进的过程中，前基地组织阿富汗分支首任埃米尔阿布·伊克拉斯·马斯里¹⁷ 已从监狱获释。马斯里在 2010 年被俘前曾监管基地组织在库纳尔省的旅，被俘后由法鲁克·卡塔尼(QDi.390)¹⁸ 接任。马斯里获释可能表明，前基地组织在另一名基地组织同伙谢赫·阿卜杜勒·哈基姆·马斯里的协助下，在库纳尔重新建立存在。

¹⁶ 会员国在与监测组的接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这一点。

¹⁷ 2010 年 12 月，美国领导特别行动对库纳尔省发动突袭，阿布·伊克拉斯·马斯里在此次行动中被捕，此前他曾担任基地组织在库纳尔省的行动指挥官。他是埃及国民，在阿富汗生活多年，并与当地部落通婚。据信，他与各部落关系密切，因此在库纳尔和广大东部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

¹⁸ 被列名为纳伊夫·萨拉姆·穆罕默德·乌贾姆·哈巴比。卡塔尼于 2016 年 10 月被杀。

44. 据国际媒体报道, 2021年8月底, 乌萨马·本·拉丹的前安全协调员阿明·穆罕默德·哈克·萨阿姆汗(QDi.002)返回楠格哈尔, 随后他前往喀布尔与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会面。据报道, 基地组织其他成员居住在喀布尔前使馆区, 并可以在那里参加外交部会议, 但监测组无法核实这一点。

45. 据报道, 基地组织仍然留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 它过去就在那里活动。一些会员国指出, 核心成员可能转移到了法拉省和赫拉特省更靠西的位置。基地组织核心成员的人数仍然在“数十人”的范围内。在阿富汗新政权下, 基地组织享有更大的自由, 但其行动能力有限。由于能力不足以及塔利班施加的限制, 基地组织在未来一两年内不太可能向阿富汗境外发动袭击或指挥袭击。会员国仍然担心基地组织将重新获得这种能力, 而塔利班关于遏制基地组织的承诺在中长期存在不确定性。

46. 目前,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业务活动仅限于向塔利班提供咨询和支持。在8月15日前的一段时间, 该团体参加了塔利班的军事行动。展望未来, 只要不发起国际袭击、或其他可能使塔利班难堪或损害其利益的高调活动, 基地组织似乎可以自由地实现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包括招募、培训、筹款和传播扎瓦希里的视频。据评估, 基地组织在中短期内的重点目标是进行重组, 最终目标则是继续推行其全球圣战理念。

47. 据报道, 尽管基地组织意识到需要避免让塔利班难堪,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塔利班当局不断要求获得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支持时, 基地组织却没有对联合国或其未来打算袭击西方目标的计划松口。2021年11月, 在该团体官方媒体分支萨哈布发布的视频中, 扎瓦希里发表评论称, 联合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¹⁹ 2022年2月, 基地组织在其“乌玛社区”杂志版中透露了与塔利班的密切联系, 该杂志建议塔利班成为区域军事力量, 并承诺基地组织将对西方发动攻击。后一个威胁措辞谨慎, 提及这些攻击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即并非来自阿富汗)。²⁰

48. 尽管人们担心8月以后会有大量外国极端分子涌入阿富汗, 但会员国报告说, 只有少数人最后成行, 而且他们几乎都与阿富汗存在既有联系。对话者评估认为, 虽然只观察到很少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转移至阿富汗, 但基地组织可能只需要少量人员来补充已经在当地的人员。

49.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隶属于基地组织核心, 在阿富汗低调行事, 其大部分作战人员都在阿富汗。自2016年以来,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没有宣称发动过袭击, 但与塔利班共同参加了战斗, 包括在2021年迅速接管阿富汗期间。据报道, 基地组织核心发挥咨询作用, 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作战人员以个人层面参与塔利班战斗单位。

¹⁹ 扎瓦希里曾表达过这一观点; 见 <https://www.france24.com/en/20080403-zawahiri-un-enemy-islam-al-qaeda>。

²⁰ 这篇文章还诋毁艾哈迈德·沙·马苏德, 赞扬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巴基斯坦穆斯林作战人员, 并称美国正在资助阿富汗的罂粟种植。

50. 据报道，该团体有 180 至 400 名作战人员，会员国估计实际数字接近这一区间的下限。作战人员包括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国民，分布于加兹尼、赫尔曼德、坎大哈、尼姆鲁兹、帕克蒂卡和查布尔等省。据报道，该团体由其前发言人乌萨马·马哈茂德(未列名)²¹ 领导，阿提夫·叶海亚·古里(未列名)担任副手。据报道，下列 4 名行动指挥官分别负责上述 6 个省份：萨拉赫丁(巴克瓦)、阿扎姆(别名侯赛因)、卡里·图费勒(别名法塔赫)和阿赫桑·比拉勒·瓦卡尔(别名阿卡里)。仍然难以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成员所在的塔利班部队中辨别出这些成员。

51. 据评估，2015 年 10 月美国和阿富汗在坎大哈 Shorabak 区发动联合突袭，令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遭受损失，其能力至今仍未恢复。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还因财政拮据，被迫采取了不太激进的态度。与基地组织核心一样，阿富汗的新形势可能促使该团体重组。2020 年，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杂志“阿富汗圣战之声”更名为“印战之声”，²² 表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将重点从阿富汗转向克什米尔。该杂志提醒读者，2019 年 4 月达伊沙对斯里兰卡发动袭击后，扎瓦希里曾呼吁在克什米尔进行“圣战”。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毒品活动的联系

52. 塔利班从发动军事叛乱起步，逐渐过渡到领导各部委和机构，分别负责规划、制定预算以及执行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一过渡困难重重。尽管塔利班请求前政府的一些官员留任或重返岗位，但在其监管下也解雇了许多政府雇员，包括在许多部委和阿富汗中央银行担任要职的大多数妇女。

53. 一个会员国指出，自从塔利班掌权以后，塔利班的财政与政府收入变得密不可分：它们相互交织，本质上是一样的。尽管前政府的一些官员仍在阿富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职，但塔利班战略性地将其忠诚支持者指派到关键部委任职，使他们能够获得与政府财政有关的信息。据说他们想了解并控制收入来源以及流入和流出该国的资金数量。目前，哈卡尼网络占据了该银行的一些关键职位，其中阿卜杜勒·卡迪尔·巴希尔·阿卜杜勒·巴西尔(TAi.128)担任该银行的第二副行长。其他各阵营也得到了代表：该银行的第一副行长哈吉·艾哈迈德·齐亚·阿迦(TAi.156)代表了塔利班领导层中的坎大哈派。塔利班金融委员会前负责人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TAi.147)现任事实当局的财政部长，使用的名字是希达亚图拉·巴德里。

54. 2022 年 1 月，事实当局提出了涵盖今年第一季度的预算，预计收入约为 4.50 亿美元，支出为 5.10 亿美元。难以获得关于政府收入的准确信息，但据信与关税有关的进账是行政当局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世界银行表示，塔利班事实当

²¹ 2022 年 2 月 21 日，马哈茂德被列入欧洲联盟恐怖分子制裁名单；欧洲联盟理事会，“ISIL/Da'esh and Al-Qaida: two groups and two individuals added to the EU sanctions list over terrorism”，新闻稿，2022 年 2 月 21 日，可查阅：<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2/21/isil-da-esh-and-al-qaida-two-groups-and-two-individuals-added-to-the-eu-sanctions-list-over-terrorism/>。

²² “从阿富汗圣战之声”更名为“印战之声”（“印”指印度）。

局已恢复征收关税，每日收入约为 2020 年平均水平的 50%至 60%。²³ 监测组未从会员国或其他来源获得关于事实当局应计非关税收入的详细资料。一份报告指出，塔利班对原材料出口征收高额特许权使用费，以期增加收入。国内矿业公司担心特许权使用费提高可能迫使价格上涨，使其公司竞争力下降，从而减少需求。²⁴

55. 阿富汗金融部门仍在艰难地填补流动性缺口。造成缺口的部分原因是，在塔利班接管前的几周，人们提取了大量现金。阿富汗中央银行仍对提取美元和当地货币施加限制。²⁵ 联合国对话者强调了对流动性危机影响的担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向农村家庭提供的现金援助有时以美元支付，但这些美元不便兑换为阿富汗货币。企业界强调指出，需要保障支付和清算服务来维持基本贸易。

56. 一些会员国对针对塔利班个人成员实施制裁措施、以及制裁对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产生的潜在影响表示关切。一个会员国指出，它没有观察到人道主义援助被挪用于受制裁的塔利班成员，而且联合国已设法通过经认可的合作伙伴确保送达人道主义援助，从而减少这种风险。

57. 负责监督人道主义援助筹资机制的联合国官员表示，自 2021 年 8 月以来，已提供约 7.20 亿美元的联合国援助；这些资金大多用于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国际移民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主持的阿富汗方案。对这一筹资机制的详细分析超出了本报告的讨论范畴。监测组与会员国和联合国有关官员讨论后了解到，阿富汗中央银行没有直接参与分发联合国援助资金。

58. 塔利班曾在叛乱期间长期从罂粟生产销售和其他毒品相关活动中获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近发布关于阿片剂(包括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生产和甲基苯丙胺制造活动扩大的报告，其中指出，阿片剂生产仍是该国“2021 年规模最大的非法经济活动，估计阿富汗非法阿片剂经济的总产出为 18 至 27 亿美元”。²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一步指出：

“在 2021 年 7 月鸦片种植季结束时，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估计为 177 000 公顷。比 2020 年减少 47 000 公顷，降幅为 21%。过去 20 年来，罂粟种植面积一直稳步增长，自 1994 年开始系统性监测以来，平均每年增加 4 000 公顷，但年度波动很大。每公顷鸦片产量增加，抵消了 2021 年种植面积减少的影响。估计 2021 年的鸦片产量为 6 800 吨，比 2020 年增加 8%，这意味着

²³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阿富汗的工作”，可查阅：<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afghanistan/overview#1>。

²⁴ 美国负责阿富汗重建问题的特别监察主任，给美国国会的季度报告，2022 年 1 月 30 日，第 107 页。可查阅：<https://www.sigar.mil/pdf/quarterlyreports/2022-01-30qr.pdf>。

²⁵ 同上。

²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1 年阿富汗毒品形势：最新调查结果和新出现的威胁”，2021 年 11 月。可查阅：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Afghanistan/Afghanistan_brief_Nov_2021.pdf。

产量已破天荒地连续第五年超过 6 000 吨。这一数量的鸦片可以转化为约 270 至 320 吨纯海洛因。”²⁷

5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还强调指出，甲基苯丙胺的制造和缉获量大幅增长。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 2014 至 2021 年缉获量的分析表明，阿富汗贩运者在甲基苯丙胺市场中占据的份额日益增加。“2020 年，在许多省份缉获的毒品总重量中，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占据显著的份额”。²⁸

60. 必须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近报告所依据的数据主要是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前收集的。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机构的讨论表明，除卫星图像外，联合国当局目前没有系统地收集与查禁或种植毒品有关的数据。监测组将继续从所有现有来源搜集关于鸦片种植状况和相关毒品活动的信息。

61.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在 2021 年 1 月至 8 月中旬期间，在国际机场(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坎大哈和赫拉特)行动的机场阻截分队共开展 99 次行动，目标是吞食运毒者和其他试图将毒品贩运到国际目的地的人员。在这些行动中中共逮捕 134 人，缴获 141 千克海洛因、10 千克甲基苯丙胺、5 千克大麻叶和 520 克鸦片。事实当局的官员向联合国报告说，他们已经恢复了机场阻截分队的活动，但尚未分享与阻截有关的数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官员证实，阻截小组曾经使用的 X 光设备仍在机场，似乎可以运行。

62. 2022 年 4 月 3 日，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发布一项法令，禁止种植、使用和贩运毒品，包括耕种罂粟。该法令指出，此类作物将被销毁，并将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置违反法令者。会员国报告说，要知道禁令是否得到执行以及如何执行还为时过早。联合国的消息来源称，8 月塔利班重新掌权后，鸦片的农场交货价下降。法令颁布后，价格立即急剧上升。监测组了解到，塔利班在截获毒品贩运者时会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毒品税。

63. 事实当局的官员向联合国官员表示，他们不打算销毁现有鸦片作物。²⁹ 相反，他们将允许收获季节继续进行，农民可获得约两个月的宽限期来完成收割和出售。禁令公布后，鸦片价钱上涨(各消息来源给出的数字不尽相同，但据报告，价格上涨了 4 至 7 倍)，这将使农民能以更高价格出售作物，从而使农民在短期内受益，并在全面实施种植禁令后为其提供经济支持。预计事实当局的内政部将承担执行禁令的责任。

64. 还有报告称，塔利班执行禁令的计划并不均衡，该计划重点针对北部省份的阿富汗少数族裔生产者，而非南部腹地的主要生产者。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 2021 年 8 月至 11 月期间，通过北部路线过境阿富汗的毒品缉获量大幅增加。有媒体

²⁷ 同上。第 9 页。

²⁸ 同上。第 11 页。

²⁹ 各地区的罂粟收获时间存在差异，南部的收获季(包括坎大哈省和赫尔曼德省)始于 4 月下旬，阿富汗北部较冷省份的收获季则始于 6 月或 7 月。

报道称，塔利班在 12 月关闭了赫尔曼德省的巴拉姆查毒品市场。监测组的对话者无法核实该市场关闭的信息。

65. 会员国报告说，2021 年下半年缉获的源自阿富汗的毒品数量大幅增加，这表明阿富汗境内的禁毒工作不太有效，或毒贩因预料到禁令即将发布而加强了活动。2021 年 9 月，印度缴获了 3 吨源自阿富汗的海洛因。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自塔利班掌权以来，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土耳其和欧洲的走私活动增加了多达 50%。

三. 达伊沙在阿富汗的情况

66. 据报道，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在 8 月 26 日对喀布尔机场发动袭击后，一举成为最受瞩目的达伊沙分支机构(见 S/2022/83，第 60 段)。2021 年底，达伊沙核心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提供了 500 000 美元的新资金。即便如此，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塔利班上台头几个月内向其发动的激烈战役到 12 月有所减弱。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行动减少可能表明，塔利班采取了打击达伊沙的有效战略，也可能是由于偏远地区的冬季条件减缓了行动速度。现在要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预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可能加强对塔利班和软目标的攻击，为新的交战季定下基调。相反，如果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不能向塔利班发起挑战，则可能表明该团体的实力低于评估的水平，无法收复领土或与塔利班进行军事抗争。

67. 2022 年第一季度，塔利班部队开展的成功行动可能继续限制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行动节奏和领土野心，但在监狱释放人员、塔利班内部紧张关系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财政资源的推动下，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招募活动呈上升趋势。虽然没有关于塔利班少数民族指挥官转而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报告，但有报告称北部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叛逃。虽然塔利班渴望扩大其武装部队的规模，但它目前在筹资方面遇到困难，因此一些叛逃行为可能是出于经济动机。

68.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领导人仍然是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QDi.431)。据评估，他位于阿富汗东部，可能在库纳尔、楠格哈尔或努尔斯坦。前领导人阿布·奥马尔·霍拉萨尼于 8 月被塔利班杀害，当时塔利班刚刚控制了关押霍拉萨尼的喀布尔监狱。前领导人阿斯拉姆·法鲁基被塔利班从另一所监狱释放。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他在 1 月被杀害。

69. 贾法里被视为牢牢掌握了控制权的有效领导人，喀布尔机场袭击和随后几次袭击事件是主要的证明。据一个会员国报告，其他领导人物包括担任副手的拉杰卜·萨拉赫丁毛拉韦(别名哈纳斯毛拉韦)、苏丹·阿齐兹·阿扎姆(发言人)、阿布·穆赫辛(财务主管)、卡里·沙哈达特(培训主管)、卡里·萨利赫(情报主管)和卡里·法塔赫(军事行动主管)。会员国指出，由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未作宣传，不太清楚该团体更广泛领导层的组成。³⁰

³⁰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近期发布的视频很少，其中一个视频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发布。在视频中可以看到，17 个小型作战人员团体正在宣誓效忠新的“哈里发”——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拉希。

70. 各省事务总局的西迪克办公室代表达伊沙核心在阿富汗和南亚的利益，该办公室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同处一地。西迪克办公室的领导人是谢赫·塔米姆·库尔迪，他有少量支持者，据报与贾法里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71. 据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作战人员在 1 500 至 4 000 人之间，集中分布在库纳尔、楠格哈尔、可能还有努尔斯坦省的偏远地区。人们认为，在北部省份巴达赫尚、法里亚布、朱兹詹、昆都士和塔哈尔存在规模较小的秘密小组。地理距离和族裔差异(东部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北部是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可能意味着，阿富汗各地存在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之间难以相互协调，历来情况正是如此。³¹

72. 在塔利班攻占喀布尔的过程中，阿富汗各地监狱中的囚犯纷纷获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成员人数随之增加。在大规模释放之前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被囚成员的确切人数以及被塔利班释放的确切人数不详。一些报道称，有 500 至 1 000 人获释，但据信许多人已经返回家园，因此重新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实际人数接近数百人。³² 增招的人员包括塔利班叛逃人员，以及对该团体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无力支付工资的情况、与少数族群的接触、或反过来过度偏袒普什图人的做法感到失望的其他人员。会员国承认，一些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为免遭塔利班的攻击或对其进行报复而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但据评估，这些人员的数量不多。

73. 为维持生存，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需要获得新的当地收入来源或富人的捐赠，用于补充达伊沙核心提供的资金。在前些年中，传统的筹资来源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萨拉菲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那里。据报道，塔利班目前对这些清真寺和学校施压，限制其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捐款。

74. 为吸引资金、招募新成员、并使人们视其为对塔利班的可靠威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可能会试图控制包括萨拉菲社区在内的领土，特别是阿富汗东部领土。北部和西部也有规模较小的萨拉菲社区，但南部没有。塔利班对萨拉菲社区的报复和镇压可能促使这些社区更坚定地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阵营，该团体由此可能重新建立伪“哈里发国”，即使其规模很小。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仍然反对毒品，并以此标榜其意识形态比塔利班更为纯粹。

75.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阿扎伊姆媒体基金会发行了首期(2022 年 2 月)《呼罗珊之声》杂志，对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进行宣传。该杂志通过 RocketChat 和 Telegram 等加密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一些对话者观察到，在过去 12 个月中，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宣传内容有所转变，从宣称袭击事件转向更偏神学的主题，类似于基地组织的宣传内容。

³¹ 由卡里·希克马特领导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驻朱兹詹部队(2016 至 2018 年)由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作战人员组成，其行动独立于该团体的东部分支。

³² 据信还有数百人被重新抓获或杀害。

76.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认为全国抵抗阵线构成的威胁大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但这一分析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塔利班成员开始认为，全国抵抗阵线的挑战正在减弱，同时认识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才是更加长期而严重的威胁。目前，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发动符合达伊沙更宽泛的“全球圣战”概念的战争，从而对塔利班发起挑战。从过去六个月的经验来看，预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短期重点是继续攻击什叶派哈扎拉清真寺和少数族裔群体等软目标，同时设法继续努力招募新成员。

77. 虽然塔利班实力强大，足以掌控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它无法完全统治全国。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指望能够顶住塔利班发动的战役，以便继续在阿富汗土地上扎根。如果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作战人员能够控制小块土地，如库纳尔或楠格哈尔的偏远山谷地带，那么塔利班可能很难将其铲除。与阿富汗历届当局及其北约盟友不同，塔利班不具备实际空中能力，无法为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掩护。

78. 尽管塔利班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之间明显存在战略对抗，但会员国告诫说，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可能在地方一级存在务实的事务性交易。塔利班可能不会出力阻止不针对自身的袭击，尤其是促进塔利班利益的袭击。对什叶派哈扎拉人的袭击没有冒犯塔利班，塔利班可能利用这一机会，证明自己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一环，进而证明塔利班为此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79. 尚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更宏大战略方向究竟是聚焦于阿富汗，还是优先恢复外部行动能力。无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和基地组织)作何打算，获得此种能力需要时间。会员国预计，最早在 2023 年前不会有源自阿富汗的袭击，但是跨境袭击仍有可能发生。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80. 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不过还没有大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转移至阿富汗。塔利班继续公开宣称，阿富汗境内没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但会员国很清楚，许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曾在 2021 年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中亚各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关切地报告说，自 8 月起，显然有多个外国恐怖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在喀布尔周围自由活动。

81. 有报道称，塔利班已迫使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解除武装，或将其他人员迁离首都以避人耳目。塔利班主要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视为“信徒兄弟”，而非雇佣兵，因为他们没有从塔利班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内政部和难民事务部负责发放国民身份证件，而这两个部门都由哈卡尼网络管理，会员国担心，阿富汗公民身份再次被授予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82. 巴塔运动(QDe.132)是阿富汗境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最大组成部分，估计其成员有数千人。其他团体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穆罕默德大军(QDe.019)、真主辅士团(未列名)和虔诚军(QDe.118)，每个团体的成员都有数百人。

83. 在阿富汗境内的所有外国极端主义团体中，可以说巴塔运动是塔利班接管的最大受益者。该团体在巴基斯坦发起了大量袭击和行动。预计大多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将并入阿富汗塔利班部队，但巴塔运动还继续作为独立力量存在，没有感受到此种压力。据估计，该团体由 3 000 至 4 000 名武装作战人员组成，分布于东部和东南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

84. 巴塔运动的领导人是教法官努尔·瓦利·迈赫苏德(QDi.427)，3 名副手为其提供支持，分别是法基尔·穆罕默德毛拉韦、教法官哈兹拉特·德罗吉(别名阿姆贾德)和奥马尔·哈立德·胡拉萨尼(别名阿卜杜勒·瓦利·拉希布)。巴塔运动领导委员会下设两个区域委员会(北部和南部)，负责管理 7 个单独行动区。巴塔运动的主体部分还包括在 2020 至 2021 年期间重新加入巴塔运动主体的 17 个前分裂团体，包括自由人党(QDe.152)。

85. 2022 年 3 月 30 日，巴塔运动宣布将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发起春季攻势。³³ 该团体集中力量对巴基斯坦国发动长期战役，表明停火协议取得成功的机会有限。通过坚持强硬立场来维护团结仍然符合巴塔运动的利益。

86. 数个会员国表示，塔利班接管后为试图保护和限制东伊运(QDe.088)，而使该团体的一些成员从巴达赫尚省转移至离中国边境更远的省份。一个会员国称，该团体自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对于该组织规模的评估范围，在数十名作战人员(根据一个会员国的评估)到多达 1 000 名成员之间(根据其他会员国的评估)。

87.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仍在阿富汗活动并采取行动。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的行动空间扩大，并与当地指挥官建立了关系，以便在当地开展行动。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若干成员通过伪造阿富汗身份，骗取了当地身份证件。该团体通过与当地妇女通婚和协调维吾尔族妇女迁往阿富汗，从而进一步巩固在该国的存在。据报道，他们还开办了宣传极端主义的学校。另据报道，该团体继续在网上传播宣传内容，宣扬暴力极端主义，并培训作战人员，目标是通过发动“武装圣战”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宣称对 2021 年 10 月袭击昆都士清真寺事件负责，并称袭击者是维吾尔族人。这表明，一些维吾尔人已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部分团体。一个会员国称，在阿富汗努尔斯坦省，约有 40 至 50 名维吾尔人隶属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该团体还与巴塔运动开展合作。

88. 真主辅士团(未列名)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2021 年曾在巴达赫尚与塔利班部队并肩作战。2021 年秋季，在塔吉克斯坦与塔利班的双边关系恶化之际，真主辅士团的作战人员与塔利班红色部队一起被派往巴达赫尚、昆都士和塔哈尔各省的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据信，该团体约有 300 名作战人员，主要由塔吉克斯坦国民组成，还有一些来自阿富汗的塔吉克族人。真主辅士团在巴达赫尚的 Jurm、Registan 和 Warduj 县以及昆都士的 Chapa Dara 和 Dasht-i-Archi 县都有存在。真主辅士团的领导人是前领导人达穆洛·阿姆里丁之子萨朱德。达夫拉托夫·阿舍利丁(别名易卜拉欣)担任副手，霍尔别科夫·沙卡尔贝克·阿里别科维奇(别名阿

³³ 这一消息宣布后，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广泛欢迎。

布·贾法尔)担任军事指挥官,萨吉德·塔吉基担任行动指挥官,哈吉·阿卜杜拉担任该团体的财务负责人。

89. 穆罕默德大军(QDe.019)是德奥班派团体,在意识形态上与塔利班更为接近。该团体的领导人是马苏德·爱兹哈尔(QDi.422),穆罕默德大军新任命的阿富汗分支负责人是卡里·拉马赞。一个会员国称,穆罕默德大军在楠格哈尔设有 8 个训练营,其中 3 个受塔利班直接控制。监测组以往的报告指出,虔诚军(QDe.118)向塔利班行动提供过资金和培训方面的专门知识。³⁴ 一个会员国称,该团体的阿富汗分支由优素福毛拉韦领导。据一个会员国称,2021 年 10 月,虔诚军的另一名领导人阿萨杜拉毛拉韦与塔利班内政部副部长努尔·贾利勒会面。³⁵ 该会员国还报告说,2022 年 1 月,一个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了虔诚军在楠格哈尔省 Haska Mena 县使用的一个训练营。据说,该团体在库纳尔和楠格哈尔设有 3 个营地。虔诚军的前成员包括阿斯拉姆·法鲁基和埃贾兹·艾哈迈德·阿汉加(别名阿布·奥斯曼·卡什米里),两人都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另一个会员国称,由于打击穆罕默德大军和虔诚军安全行动卓有成效,没有证据表明该地区存在这两个团体。

五. 制裁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90. 2022 年 3 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决定,对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b)段所规定旅行禁令的豁免作出更新,将另外两人加入旅行禁令的豁免范围,并从之前豁免的 14 个被列名塔利班成员中删除一人。目前,15 个被列名的个人适用旅行禁令豁免,豁免期延长 90 天,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止。³⁶ 这项豁免适用于为讨论和平与稳定问题前往一系列未指定目的地的旅行。

9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提醒它们如果要接待塔利班代表团,则有义务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所述的旅行禁令,并遵守豁免程序和委员会关于受制裁个人旅行的报告要求。

B. 资产冻结

92. 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135 名个人和 5 个实体的资产和其他经济资源应被强制冻结。据监测组了解,没有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过资产冻结措施的现有豁免。塔利班重新掌权引发了下列疑问:资产冻结措施(包括针对事实当局成员的措施)将如何得到落实,以及实施这种制裁可能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产生何种阻碍。

³⁴ 监测组过去关于穆罕默德大军和虔诚军的报告见 S/2019/481(第 70 段)和 S/2020/415(第 79 和 81 段)。

³⁵ 努尔·贾利勒毛拉韦是纳吉布拉·哈卡尼·希达亚图拉(TAi.071)的堂兄弟。

³⁶ 已生效的豁免可查阅: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1988/exemptions/travel-exemptions-in-effect>。

93. 监测组在与会员国的讨论中明确表示，联合国并未针对塔利班这一实体进行制裁。上文第 8 段指出，目前有 41 名事实当局成员也被列入委员会的制裁范围。安全理事会在第 2611(2021)号决议中重申，应继续执行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制度。

94. 安全理事会在第 2615(2021)号决议中决定，支持阿富汗境内民众基本需求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活动“并不违反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a)段的规定，允许为了确保及时交付此类援助或支持此类活动而处理和支付必要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及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服务”。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鼓励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者“作出合理的努力，尽量减少任何应计收益无论是通过直接提供还是转移而流向 1988 制裁名单上指认的个人或实体”。监测组将继续向会员国和其他机构搜集信息，以便了解依照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述措施规定的制裁制度实施制裁的成效。

C. 军火禁运

95. 会员国担心美国向阿富汗前政府提供的武器弹药可能离开阿富汗，并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据信，小武器已在阿富汗境内外流动，并可能落入了外国恐怖主义团体手中。

六. 监测组的工作

A. 证据基础

9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未能访问阿富汗，这是其第一份没有参照阿富汗任何官方通报而编制的报告。监测组依赖同会员国的协商。监测组继续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以及私营部门金融机构互动协作，以补充就禁毒事项开展的工作。监测组继续与联阿援助团保持密切而频繁的联系，联阿援助团仍然是监测组处理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关事项的关键推动者。监测组继续赞赏与联阿援助团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出色合作。

B. 促进公开辩论

97.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1988mt@un.org)。

附件

事实行政当局中受到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的个人

姓名	固定编号	现任职务	被列名时(大多数情况下为 2001 年)的职务	旅行禁令豁免
米什尔·哈桑·阿洪德毛拉, 被列为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	TAi.002	总理	(a) 部长理事会第一副部长(b) 外交部长(c) 坎大哈省长	否
阿卜杜勒·卡比尔·扎德兰, 被列为阿卜杜勒·卡比尔·穆罕默德·贾恩	TAi.003	副总理(政治)	(a) 部长理事会负责经济事务的第二副部长(b) 楠格哈尔省长(c) 东部地区负责人	是
阿卜杜勒·拉蒂夫·曼苏尔毛拉	TAi.007	水利和能源部长	农业部长	是
阿蒂库拉·阿齐兹毛拉韦, 被列为阿蒂库拉·阿洪德	TAi.009	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财政和旅游)	农业部副部长	否
哈吉·古尔·穆罕默德, 被列为穆罕默德·纳伊姆·巴里奇·胡达伊达德	TAi.013	楠格哈尔省长	民航部副部长	否
穆罕默德·法兹勒·马兹洛姆毛拉, 被列为法兹勒·穆罕默德·马兹洛姆	TAi.023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陆军副参谋长	是
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图尔克毛拉	TAi.024	第一副总理	国防部副部长	是
阿米尔·汗·穆塔基毛拉, 被列为阿米尔·汗·莫塔基	TAi.026	外交部长	(a) 教育部长(b) 参加联合国牵头的会谈的塔利班代表	是
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阿里·马尔丹·库勒毛拉韦	TAi.027	第二副总理	教育部副部长	是
赛义德·艾哈迈德·沙希德海勒毛拉韦, 被列为赛义德·艾哈迈德·沙希德海勒	TAi.028	教育部副部长	教育部副部长	是
阿里夫拉·阿里夫·哈兹·穆罕默德毛拉韦	TAi.030	水利和能源部副部长	(a) 财政部副部长(b) 加兹尼省长(c) 帕克蒂亚省长	否
阿卜杜勒·拉赫曼·扎赫德毛拉韦	TAi.033	阿富汗国家电力公司商业主管	外交部副部长	否
阿卜杜勒·巴基·巴希尔·阿瓦勒·沙阿毛拉韦	TAi.038	高等教育部长	(a) 霍斯特和帕克蒂卡省长(b) 新闻和文化部副部长(c) 外交部领事司	是

姓名	固定编号	现任职务	被列名时(大多数情况下为2001年)的职务	旅行禁令豁免
哈吉·易卜拉欣·哈卡尼, 被列名为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奥马里	TAi.042	在阿富汗各地工作的政治调解员	边境事务部副部长	否
诵经家丁·穆罕默德·哈尼夫	TAi.043	经济部长	(a) 规划部部长 (b) 高等教育部长	是
哈姆杜拉·诺马尼毛拉韦	TAi.044	城市发展和土地部长	高等教育部长; 喀布尔市长(1996-2001年)	否
库德拉图拉·贾迈勒毛拉	TAi.047	工商部副部长	信息部长	否
努尔丁·图拉比·穆罕默德·卡西姆毛拉	TAi.058	阿富汗红新月会副会长、前监狱长	司法部长	否
穆罕默德·伊萨·阿洪德毛拉	TAi.060	阿富汗国家电力公司主管	水利、卫生和电力部长	否
穆罕默德·阿巴斯·阿洪德毛拉	TAi.066	救灾部长	公共卫生部长	否
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施塔内克扎伊·帕德沙汗毛拉韦	TAi.067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a) 公共卫生部副部长 (b) 外交部副部长	是
纳吉布拉·哈卡尼·希达亚图拉毛拉韦	TAi.071	电信部长	财政部副部长	否
穆罕默德·萨利姆·哈卡尼毛拉韦	TAi.079	内政部法律顾问	抑恶扬善部副部长	否
赛义德·埃斯马图拉·阿西姆毛拉韦	TAi.080	喀布尔市副市长	阿富汗红新月会秘书长	否
阿卜杜勒-哈克·瓦西克毛拉韦	TAi.082	情报局长	安全部副部长(情报)	是
萨杜丁·赛义德毛拉, 被列名为萨杜丁·赛义德	TAi.087	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和艺术)	(a) 工程和社会事务部副部长; (b) 喀布尔市长	否
阿卜杜勒·贾巴尔·奥马里毛拉韦	TAi.088	公共工程部副部长(道路维修)	边境事务部副部长	否
努鲁拉·努里毛拉	TAi.089	边境和部落事务部长	(a) 巴尔赫省长 (b) 北部地区负责人	是
海鲁拉·海尔赫瓦赫毛拉	TAi.093	信息和文化部长	(a) 赫拉特省长 (b) 塔利班政权发言人 (c) 喀布尔省长 (d) 内政部长	是
瓦利·贾恩·哈姆扎毛拉, 被列名为瓦利贾恩	TAi.095	喀布尔省警察局长	朱兹詹省长	否
穆罕默德·埃沙格·阿洪扎达毛拉韦	TAi.101	加兹尼省长	拉格曼省长	否
沙姆斯丁·沙利亚提毛拉韦, 被列名为沙姆斯丁, 别名帕拉万·沙姆斯丁	TAi.103	总检察长	迈丹瓦尔达克省长	否

姓名	固定编号	现任职务	被列名时(大多数情况下为 2001 年)的职务	旅行禁令豁免
艾哈迈德·塔哈·哈立德·阿卜杜勒·卡迪尔毛拉韦	TAi.105	边境和部落事务部副部长(政治和边境调查)	帕克蒂亚省长	否
努尔·穆罕默德·萨基卜毛拉韦	TAi.110	信息和文化领域青年事务部副部长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是
谢哈布丁·德拉瓦尔毛拉韦	TAi.113	矿业和石油部长	高等法院助理法官	是
哈米杜拉·阿洪扎达毛拉, 被列为哈米杜拉·阿洪德·谢尔·穆罕默德	TAi.118	民航和交通部长	阿里亚纳阿富汗航空公司负责人	否
阿卜杜勒·卡迪尔·艾哈迈德毛拉韦, 别名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卡尼毛拉韦, 被列为阿卜杜勒·卡迪尔·巴希尔·阿卜杜勒·巴西尔, 别名“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卡尼”	TAi.128	阿富汗中央银行副行长	塔利班驻伊斯兰堡大使馆武官	否
哈利法·西拉杰丁·哈卡尼, 被列为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	TAi.144	内政部长	副指挥官, 2007 年	否
希达亚图拉·巴德里毛拉, 被列为古尔·阿迦·伊沙克扎伊	TAi.147	财政部长	不适用	否
哈吉·哈利卢拉赫曼·哈卡尼, 被列为哈利勒·艾哈迈德·哈卡尼	TAi.150	难民部长	不适用	否
阿卜杜勒·卡赫尔·伊德里斯毛拉韦, 别名努尔·艾哈迈德·阿迦, 被列为哈吉·艾哈迈德·齐亚·阿迦	TAi.156	阿富汗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	不适用	否